

雙城記

何翼平

今年在北京過年，趕上中央電視台11台戲曲的「封箱戲」。每年農曆歲末，舊時戲班都要封箱過年，最後一場戲稱為封箱戲。演員們各演拿手戲一齣，多為反串合演。除本班演員外，還會邀請外班名演員參加，多選擇風趣火爆戲。封箱之後祭祖師，由戲園恭抬祖師爺到飯莊，一路樂器前引，嘖嘖、單皮、齊鼓。

到飯莊後，全班燒香行禮，禮畢聚餐，飯畢送回。封箱之後，不再演戲，將各種演出用具整理歸箱，貼上「封箱大吉」的封條，至來年開台以前，不得開箱。

封箱的演出打破常規，沒平常那麼嚴肅正規，為烘托過年喜慶、吉祥的氣氛，有劇種反串、行當反串、流派反串等，可以臨場即興插科打諢，演員發揮多方面才藝，有奇趣有看點，觀眾耳目一新。封箱戲也是為了答謝觀眾一年來的捧場，兼有賀歲的意思，所以演員們都卸下了勁兒，拿出個個的絕活，台上台下，熱熱鬧鬧、歡歡喜喜。

今年的封箱戲很豐富，還有好幾位我熟悉的演員，比如宋小川和徐孟珂。宋小川專攻小生，扮像俊美，最難得有一股生就的書卷氣，一流的青衣旦角像張火丁，都要和

封箱戲

他配戲，這兩位演出的《白蛇傳》，是我看到的最好搭配的演飾。宋小川不但會演京戲，和電影、電視、話劇界的行內人都熟，他還飾演過我寫的電視劇，在其中演一個戲班大老倌，有形有款又有功夫；也飾演過我的京劇劇本中的光緒，一位文氣固執不失個性的青年皇帝。

台上嚴肅正經，台下周喜劇色彩，凡有他在場就一定有笑聲。這一次，他在封箱戲裡說相聲，說學逗唱不亞於當下最好的相聲演員，大方得體又幽默自然。徐孟珂是國家京劇院的小花臉，這次演出《拾玉鐲》的孫玉嬌，除了扮相俏麗，身手了得，活脫一個荀派小姑娘，除了嬌美可愛還多了一分蠻橫，讓人又愛又喜。

戲曲界除了封箱戲，還有堂會戲和義務戲。舊時大宅門的夫人小姐是不到戲館看戲的，想看戲就把戲班請回家，這叫堂會，現在稱為晚會，也就是專門的內部演出。義務戲是為了賑災捐款，或為某個人籌款等，這種戲名角雲集，票價很貴，也有反串戲，最常演的是《八蠟廟》，楊小樓反串張桂蘭，梅蘭芳反串黃天霸，余叔岩、馬連良全都勾畫反串上台，這樣的組合，真是千載難逢，難得一見了。

隨想

興國

新年假期，難得可以睡到自然醒，因為不是假期的工作天，總是要用手機上的鬧鐘來驚醒自己。在連續幾天的自然醒之後，這天醒來，忽然想起這個新年竟然滴酒未沾。

往年的新春，總是會在家裡和家人開瓶紅酒來慶賀和祝願，今年可能是家人看到我現在酒量大不如前，喝上三兩杯之後，都會坐着就會睡去，所以就沒有提議開酒吧？

這倒讓我想起「醒」這個字，左邊不是一個酉字嗎？而酉這個字不就是古代盛酒的陶器嗎？那麼醒這個字，應該最早的意義是醒酒吧？果然，去查大辭典發現，醒的第一個解釋就是「酒精消除，恢復常態」。於是想起宋代只要有井水的地方都認識的詞人柳永，他的《雨霖鈴》兩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是我年輕時最喜歡的句子，因為在那年年輕輕的日子裡，常常都醒來不知身在何方。

醒字的右邊是個星字，想來古人

醒

酒後醒來，仰頭望天，除了發現有殘月之外，應該還有那滿天璀璨的星星吧？

愛喝酒的人，怎麼樣才能令自己保持清醒？少喝？或是像傳言說的喝之前先喝杯牛奶或是吃一塊芝士？但萬一真喝多了怎麼辦？晚唐時代的王仁裕在他著的《開元天寶遺事》記載着：「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因宿酒初醒，憑妃子肩，同看木芍藥。上親折一枝與妃子，遞嗅其艷。帝曰：『不惟萱草忘憂，此花香艷，尤能醒酒。』」木芍藥就是牡丹花，所以照唐明皇的意思，和朋友喝酒時，帶幾枝牡丹花前往，邊喝邊聞其香，就會讓大家都能保持清醒。

宋代的蘇軾在《飲饌》一文說：「吃蟹後，以蟹鬚洗手則不醒。」不知蘇東坡當時是否喝了酒不太清醒寫錯了字？因為後人解釋說，這個「醒」字同「腥」字一樣。如果是別人寫的話，會不會就成為錯別字？

古今談

范舉

美國人擔心什麼？

狗年到來了，美國的傳媒不斷地散佈「中國威脅論」，大年初一，西方的電視台報道了中國大城市過年的燈飾，哈爾濱的冰雕，有亭台樓閣，北京天壇，幾層樓那麼高，都佈置了電子的可以變動別的五顏六色的燈光，說明了人工智能控制燈光已經成為了常態。

許多的中國的二線城市，超過一百幢高樓大廈都佈置了LED的美麗燈飾，集體地大面積地變動顏色，形成了城市化的人工智能系統。這種燦爛輝煌的節日氣氛，遠遠超過了西方的任何城市。因為西方城市沒有辦法對幾十座高樓大廈進行統一的燈光佈置和指揮。有一些西方人認為，說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看來並不符合實際。

在年初一，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刊登特稿回顧中國過去一年的軍事發展，指中國在軍事科技方面有成為「超級大國」的勢頭，美國已不再擁有明顯優勢，部分領域甚至中國領先。雖然有專家認為中國常在軍事成就上「自吹自擂」，特朗普政府早前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跟俄羅斯並列為「競爭對手」，意圖重新訂立國際秩序對抗美國價值。NBC分析指中國近年在軍事科技方面迅速發展，無可否認中國已達「重要里程碑」，列出中國五大突破。

第一個突破，就是中國已經把電磁軌道炮部署到艦上實行了小型化，領先於美國。量子電腦和量子通訊也走在美國的前面。中國的新型雷達，可以看見美國隱形的戰艦和飛機。本月初，網傳照片顯示中國海軍在登陸艦「海洋山號」艦首部部署一門巨型炮塔，專家相信是精準、射程廣和發射速度達七倍音速的電磁軌道炮。美國雖然有同類技術，但仍處於地面測試階段，若然

證實，中國將是首個國家將電磁軌道炮部署到艦上。

中國加快提高海軍實力，去年夏季首艘排水量12,000噸的隱形055型驅逐艦下水，將來可望在中國的航母戰鬥群中擔當重要的防空、反導、反艦、反潛角色。中國亦正建造第三艘航空母艦，很可能採用電磁彈射起飛的系統。

NBC說中國的「隱形戰機擬盜美技術」，中國自製的隱形戰機「殲20」早前正式投入實戰部隊，對抗美軍的F22和F35隱形戰機。唯美國官員指控北京入侵其電腦系統盜走技術，稱兩者外形相似正是明顯證據。這種說法也相當奇怪，F22和F35隱形戰機的照片都是公開的，選用得着入侵美國國防部的電腦嗎？如果能夠入侵，美國早就沒有國防機密可言了。

NBC說中國製造出了「高超音速滑翔器」，中國據報於去年十一月試射了兩枚「東風17型」中程彈道導彈，可搭載高超音速滑翔器攜彈頭以至少五倍音速衝向目標，反導彈系統難以攔截。美俄正在研發同類技術，惟相信均未曾進行測試。美國人最擔心的是中國在人工智能的領域急速發展投入了巨大的研究費用，組織了五十萬以上的專家進行攻關，中國去年七月宣佈計劃為核潛艇升級人工智能系統，希望在此領域領導全球。

去年中國國企亦成功以119架無人機自動編隊飛行，打破美軍103架的紀錄。



中國自製的隱形戰機「殲20」。網上圖片

此山

鄧達智

年前曼谷悠閒時光

港人至愛旅遊目的地：東京、曼谷及台北，都不是我的那杯茶。

日本方面，獨愛京都與和歌山。台灣有很多漂亮野外及農家風光，然而台北由始至終都吸引不了我。曼谷過去交通非人生活的擠塞（某些旺區依然非常擠塞），還是一度市容有點髒亂另加予人聲色犬馬的印象，過去、甚至現在，曼谷一直是我可去、可不去的地方。別人去曼谷，自己去曼谷，一般華人對泰京的嚮往，未必發生在我身上。

吃，當然不在話下……吃正宗、新派泰國菜。吃榴槤芝士餅、芒果糯米飯。吃泰國可能至佳港式粵菜茶館「文苑」，我們至愛文偉賢師傅的馳名花膠撈翅並私下秘密：野生水魚炖湯。喝、玩、樂，甚至搜購各式生活品物卻非我的那杯茶，今時今日至重要的生活態度在於捨、別、離，將家中多餘物件送人，甚或掉棄也來不及，何得再添多餘？農曆年前彼間天氣相對清涼，最宜行路，平均一年大概一次，選這期間去曼谷閒遊靠岸。

過年前一星期南飛，這次選擇靠近「水門」柏柏楠小運河與Siem商廈區的類精品VIE酒店。從住處到唐人街不論坐的士20分鐘，或架空Sky Train轉地鐵，起碼需時30分鐘；快步沿水邊

經過曼谷回教信眾聚居、靠近傳奇人物Jim Thomson故居前行，進入華人區域，途經連綿氣氛熱鬧農曆年節食品、年花展示場，到達唐人街，在下速度幾乎不用30分鐘。這是我至愛遊覽曼谷的行為，尤其太陽初升，晨曦之間僧侶踏出寺院沿途化，這抹傳統風景卻發生在如此發達的都會，落差如此強烈著實一份過癮對照，一直是曼谷對我至大的吸引。

唐人街「觀音古廟」對面巷口有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生意興旺咖啡檔名「友誼咖啡」，是我到曼谷必來，喝兩杯印上「咖啡會友」的傳統南洋香甜濃郁咖啡，細觀老華僑手持華文報紙，以他們潮汕家鄉話交談，這風景在不久的將來不會太久留，新一代華裔相信連父母、祖父母的家鄉話都不會、也不需要認識了。

一年一會是我習慣性南飛曼谷的行程，一再前來二十年，我與「友誼」店主沒什麼特別溝通，不曉泰語也不曉潮州話，就以簡單英語溝通，不住禮貌點頭，然後飲過他們誠懇奉上的咖啡，悠悠閒閒喝過；道別，似南飛燕，待明年再來。



曼谷的僧侶。作者提供

大地

楊進峰

過年的煩惱事

小時候最高興的事莫過於過年。每每一過元旦，我們這群孩子便掰着手指數着離過年的日子還有幾天。那時候人們生活貧窮，只有過年，孩子們才能穿上新衣服，吃上白麵饅頭和豬肉。最讓人興奮的是，孩子們還能拿到親人們給的壓歲錢。

然而，隨着年齡的增長，我卻愈來愈害怕過年。如今我在外地工作，過年不回老家，村裡人會戳着樑骨罵白眼狼。然而回老家過年吧，那車票卻是一票難求，就算是買上臥鋪票，拎着大包小包在人群中擠上擠下，那感覺確實不好受。

記得剛参加工作，只要過年回家，親人們都會圍過來說，年齡不小啦，咋還不結婚帶個媳婦回家。凡遇到如此詢問，都會讓我感覺尷尬而難堪，不知如何面對。既然參加了工作，一團下來，少說也得我一兩個月工資，再加上親戚的禮品，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如今我的兒子都十二歲啦，我更怕過年。每年帶着妻兒擠火車受盡苦頭好不容易回到家，妻兒卻吃不慣老家的年飯，加之兩地溫差大，兒子一時適應不了，幾乎每年回老家都會感冒生病，原本一家人快樂的年節因兒子的感冒添了許多忙亂。年假一般都很短，僅僅在老家只能呆上三四天，但這三四天，卻讓人忙得透不過氣來。身體上的累那還真不算什麼，更讓人累的是心。

妻子是外地人，對家鄉的風俗習慣，人情世故一片茫然，每走一家親戚，買什麼禮物、送什麼祝福，坐在一起要聊些什麼，給人家孩子的壓歲錢得給多少，妻子說這些瑣碎的細節讓她簡直煩透了。

現在人們生活富裕了，吃穿上誰家也不差，但不論走到哪，吃少了，主人怕客人沒吃飽，會一個勁的上菜，勸客人多吃點。作為客人，不吃怕主人說看不起人家，嫌棄人家的飯菜不好吃，天天大魚大肉，實在吃不動，真是左右太為難。

讀懂梅貽琦的三個「大」(下)

岳南曾說，「沒有梅貽琦，西南聯大不會如此成功。」西南聯大的成功，在於清華精神貫穿始終，那就是學術自由、兼容並包。正如梅貽琦在日記中的獨白，「余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但頗懷疑，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子民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比如，對於學潮運動，梅貽琦正確引導，謹慎處之，「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確的判斷和考慮，盲從是可悲的，以血氣之勇，不能擔當大任的。」險境當前，他冷靜應對，「你們領頭的人不聽學校的勸告，出了事情可以規避，我做校長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學生住宿的名單，我能不給嗎？我只好抱歉地給他一份去年的名單，我告訴他們可能名字和住處不太準確的。」

愛學生、護學生，梅貽琦的行動中氤氳着大學之道。印象最深刻的是，西南聯大的八年裡，辦學面臨諸多困難，天空警報不斷，生活難以為繼，可謂八面受敵。秉承「物質之損失有限，精神之淬礪無窮，仇深事重，吾人更宜努力」的信念，他成為三校辦學的主心骨，「梅校長實際是常委會的主席，在風雨飄搖、驚濤駭浪的環境中，聯大保存了原來三校的教學班子，維護了學術第一，講學自由、兼容並包的學風，一直維護到抗戰勝利。」概括地說，他主持西南聯大的兩個秘訣：自由、民主，一邊力排政治干擾與人事紛擾，一邊冒着烽火前行，欲使學校走上正軌。

他讓自己的兒女參與救國，女兒梅祖彤加入國際救護組織，為抗戰效力，當時就讀於西南聯大的獨子梅祖彥，1943年第二次參軍熱潮中他棄學從軍，為其他學子作出表率；通貨膨脹嚴重，物質捉襟見肘，招待費正清、海頓博士時，他卻想方設法設宴，夫人韓詠華靠賣自製的定勝糕補貼生活，「賣糕時我穿藍布褂子，自稱韓不說姓梅，儘管如此，還是誰都知道了梅校長夫人來定勝糕的事。由於路走得久，鞋襪又不合腳，有一次把腳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腫了。」

最是情懷出本心。在苦撐待變中，梅校長肩上的重壓無需贅言，但是，惡劣的環境非

但沒有使辦學降格，反而學術氛圍更加「雍容和睦」。大多數師生在外做兼差，成為奇特景觀，可「一旦進入講堂全部全神貫注，決不神遊戶外，心有旁騖的。更沒有請人代為上課的情形。有時為了趕早上八點第一堂課，說洗臉來不及，但只好乾洗了……以乾毛巾將面部抹一下」；哪怕環境惡劣，學術仍一絲不苟，1937年電機工程淘汰率高達63.9%，畢業人數只有13人。據梅貽琦在日記中記載，「1941年政府教育文化事業費一億三四千萬，其中用於軍事機關者約五千萬，國民教育一千萬，用於高等教育110萬，其中三千萬，大學生共約四萬人。」鮮活的數據，映照出辦學治校的舉步維艱。

有比較才有說服力。馮友蘭先生評說，「好比一個戲班，有一個班底子，聯合大學的班底子是清華、北大、南開系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但是步驟很協調，演出也很成功。當時還有一個西北聯合大學，也是從北京遷去的幾個學校聯合起來而成的，設在陝西城固，但是它們內部經常有矛盾，鬧彆扭，蔣夢麟說，他們好比三個人穿兩條褲子，互相牽扯，誰也不走動。」

清華校友傳啟任的見解更是獨到，「西南聯大三大的校長做常委，而由梅校長擔任主席，張校長、蔣校長是不常在的，實際就是梅校長一人在撐持。有一個時期，他甚至於兼着教務長，體力的勞苦自不必提，精神上的勞苦也是可想而知的。那時，論設備、論經費、論師生的人數都是清華最多，依世俗的眼光看，這一聯清華是划不來的。反面看來也可以說，清華在聯大佔了壓倒性的優勢。這份家務可不好當，一方面要使清華的各方面絕不感到划不來，另一方面要使非清華的各方面絕不感到清華佔了上風，這關鍵與奧妙就在梅校長的大。這時他的心中與他的作為都只有聯大，沒有清華了。他對整個聯大一樣看待，所以整個聯大也都一樣看待他，因此就能一直聯到底了，這事做來不易，假裝不成，這事的成功是他真真實實具有一副大的品格。」可見，梅貽琦之「大」，是大學的擔當精神，是治校的精誠品格。

1927年的冬天，魯迅先生曾說過，「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並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

此得死。」後來，梅校長的「出走」就是大時代漩渦中的放逐。「我一定走，我的走是為了保護清華的基金，即使我不走，這個基金我就沒有法子保護起來。」梅貽琦前往台灣，也是為了清華，可以說，水木湛清華，梅子不負春。梅貽琦的第三個「大」，是大國的中國人。離開時的臨危不苟，乃中國讀書人的風骨，「雖然敦先生一再告以時局的危急，錯過這架飛機，可能不會有機會，但他始終若無其事地謝絕了建議。後來政府接梅貽琦和各位教授的飛機來了，他才把一切事情安排妥帖後，從容不迫地提着一架打字機，拿着兩本書走上了飛機」；到台後的非凡創業，如「新竹」清華原子科學研究生第一任所長孫觀瀾回憶，「後人要了解先驅者的理想，遭遇的困境和建立的功業，是一件困難的事。梅貽琦在台復校的時代，在台灣尚不穩定，復校是創新和勇敢的構想，同時鑒於國家亟需科技，他選擇了當時最新、最重要和所知最少的原子科學為起點，意在迎頭趕上。」

正如，有森林才有原木，有原木才有木屋；有了梅貽琦才有了原料所，有了原料所才有了情懷。最令我感動的一處細節，在西南邊陲清華校慶會上，梅貽琦特別講了校友陳三才殉國的事，「鄙意事平以後凡校友為國家抗戰直接間接捐軀，而校中應有一偉大而永久之紀念物品慰英魂，以勵來者，其蘊含的深意是伸張民族正義，既有偽北平大學裝運清華圖書館的切膚之痛，也有下水投敵叛變之徒的憤恨與警告，他用剛毅將「中國人」三個字寫得方正，彰顯出那一代學人的風範，傳遞出守衛國土的情懷，鑄就了堅如磐石的信仰，譜寫了生生不息的弦歌。「生斯長斯，吾愛吾廬」，愈是體味梅貽琦的大精神、大境界、大人格，我愈加的感受到精神的升騰和靈魂的淨化，從大字中我看到民族魂的背影，再反觀當下高等學府的失範亂象，太多的心傷，太多的反思，終究化作一句追問：身為教師，身為為範，人不正，大師將復焉？大學又何談？

正如電影《無問西東》中的台詞，「這個時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缺的是從心裡給出的真心、正義、無畏和同情。」對於大學，同樣的道理。

演藝

小蝶

東京避年記

除了留學三年和有一年到東京之外，我一直都留過農曆新年。今年，我首次與家人離港，到東京避年，在那兒忘卻香港的農曆年。

我一直只想著與家人離港散心，沒想到是次旅行還有一項特別的意義。有人問我：「你上一次與姊妹一起旅行是什麼時候？」我想了一會，答案竟然連自己也吃了一驚：「是我唸小學六年班時，那年父母帶著我們到了澳門和台灣遊玩。」這麼多年，我們都分別去了多處地方旅行，姊弟三人卻沒有再一起到外邊逛逛，原來大家都在不知不覺間錯過了許多可以共享的時光。

出發前兩星期，東京下大雪，是四十六年以來最寒冷的冬天。幸好我們在當地時，最冷的一天日間是攝氏一度。穿上禦寒衣物後，還不覺得太冷。只是出入都要花時間穿或脫一層層的衣物，很不瀟灑。我曾到過東京多次，但上一次已是十一年前，印象已模糊。所以這次無論走到哪兒，都像好像新的經驗。好像我在腦海中留下上野公園的印象已跟眼前的不一樣。看

到了園內兩旁一棵又一棵的櫻花樹，一邊在幻想櫻花盛放時的壯麗景象，一邊又在問自己為何不遲一兩個月後再來。家人卻說：「若你在櫻花季節時來，你還以為自己可以大搖大擺地在園內走動嗎？園內的大大小小的道路都擠滿賞花人。」幸好有數棵櫻花樹急不及待地綻放了一些櫻花，給我們少許補償。倒是在噴水池旁的鬱金香令我們禁不住看了又看，街上零落的梅花也令我們注目。

現時在香港購買日本電子用品實在太容易了，秋葉原已經失去其優勢。不過，既然到東京，怎也要到那兒朝聖。不知是否時間不對，或Lolita熱潮已退，我們看不到作這種打扮的男或女。不過，在寬敞的步行街上走走看看，已很不俗。上次我在農曆年到東京時住在池袋，酒店內和街道上盡是聽到廣東話。這次出奇地沒有碰上太多香港人或內地人，但我卻也找不到那次我每天都走過的街道。

吃的方面，我們盡力嘗試不同的日式食物，如居酒屋、自助餐、蛋包飯、刺身飯、拉麵等等。我們特別到築地吃刺身飯，可惜我們去得

太晚，魚檔都關門了，只剩下食肆，看不到熱鬧的民生景況，是一遺憾。

朋友在一個很寒冷的晚上與闊別十一年的日本朋友知夏子見面。時間怎麼溜得這麼快？她卻跟以前一樣絲毫不變，厲害。我們邊吃邊敘舊，點菜之豐嚇壞了侍應。她聽到我們在說廣東話時，開心不已，說那是她所魂牽夢縈的語言，因她在香港三年，留下很多美好的時光，就連她聽不懂的廣東話也變成她美好回憶的部分。她帶我們到一間酒店的大堂拍照，大堂上吊掛着數百串彩色卡通布動物，又美又可愛。臨別依依，我和知夏子相擁，互祝生活安好。

我形容這次是東京購物團。上野購物街去完竟然會再去，大小百貨公司和商場都留下我們的足印。我們住在新宿，在酒店附近已經開始購物，結果人人挽着大包小包走了一整天，包括一盒草莓！即使到羽田機場準備上機時，家人還在購物，好像到東京是為了振興日本經濟似的。回到家後，望着許許多多的禮品，另一個難題來了：到底如小山高的食品 and 禮物要送給誰呢？看來這會是未來一個月的功課了。